

梁 启 超

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

主 编 寒 天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
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.25 印张 968 .76 万字
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 - 1000 册

ISBN 7 - 204 - 05471 - 7

定价:1352 .00 元

作者简介

梁启超(1873—1929) 近代政治家、学者、文学家。字卓如,号任公,别号沧江,又号饮冰室主人,广东新会人。光绪十五年举人。戊戌变法维新运动首领,与其师康有为合称“康、梁”。政变起,逃亡日本,在横滨办《清议报》,又在东京组织政闻社,宣传改良。办《新民丛报》,发表《饮冰室诗话》。倡导“诗界革命”,主张诗歌应“以旧风格含新意境”,诗歌的内容、意境和语言要抛弃传统,取法欧洲;诗应与音乐相结合,并身体力行写有许多诗歌作品。诗作忧虑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,抒发变法失败的愤慨。在《夏威夷游记》和《原富》中提出“文界革命”,主张散文应该“播文明思想于国民”;题材内容要吸取欧洲及日本的新思想、新知识;风格要“雄放隽快”;语言要流行畅达,通俗易懂。创作大量新体散文,批判封建伦理道德,宣传进取、自由、尚武等精神。行文平易畅达,条理清晰,感情充沛,富有形象性、鼓动性。1902年,发表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,提出“小说界革命”的口号,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,倡言“欲改良群众,必自小说界革命始,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”,推尊小说为“文学之最上乘”。一生著作合编为《饮冰室合集》。

目 录

变法通议自序	2
论 进 步	4
论不变法之害	19
保国会演说词	27
英雄与时势	31
豪杰之公脑	33
烟士披里纯(INSPIRATION)	35
保教非所以尊孔论	38
绪 论	38
第一 论教非人力所能保	39
第二 论孔教之性质与群教不同	39
第三 论今后宗教势力衰颓之征	41
第四 论法律上信教自由之理	42
第五 论保教之说束缚国民思想	43
第六 论保教之说有妨外交	45
第七 论孔教无可亡之理	45
第八 论当采群教之所长以光大孔教	46
结 论	47
释 革	49
论 自 尊壬寅	54

论 毅 力壬寅	63
说 希 望	72
说 国 风(上)庚戌	77
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	81
反对复辟电	96
康广仁传戊戌	99
祭六君子文	105
游箱根浴温泉作	107
雷 庵 行赠湖村小隐	107
读陆放翁集	109
太平洋遇雨	109
广诗中八贤歌	110
留别澳洲诸同志六首录一	111
志 未 酬	111
二十世纪太平洋歌	112
毅安弟乞书	115
南海先生倦游欧美载渡日本同居须磨浦之双涛阁述旧抒怀敬 呈一百韵	116
秋风断藤曲	118
朝鲜哀词五律二十三首	120
庚戌岁暮感怀	123
腊不尽二日遣怀	124
元日放晴二日雨三日阴霾	124
拆 屋 行	125
菜 园 杂 咏五首录一	125
台湾竹枝词	126

瘦公见赠敦煌石室藏唐人写维摩诘经菩萨行品	
一卷口占奉谢	128
感秋杂诗	129
述归五首	130
浣溪沙台湾归舟晚望	131
贺 新 郎	131
金 缕 曲	132
暗 香	132
新大陆游记	133
双涛阁宣统二年庚戌日记	149
致汪康年	183
致 严 复	185
致康有为	191
致袁世凯	195
致 蔡 锷	199
致宋伯鲁	202
致弟仲策	204
望 海 潮(自题小影)	212
咏 史	212
狱中题壁	213
秦 岭	213
儿 缆 船(并叙)	214
罌粟米囊谣	214
崆 峒	215
六盘山转饷谣	215
雪 夜	215

江 行	216
夜 泊	216
秋 夜	216
武昌夜泊二篇	217
述 怀	217
丁酉金陵诗	217
自题山水画扇	218
潼 关	218
宋徽宗画鹰	218
论艺绝句六篇	219
洞庭阻风	220
州	221
金陵听说法	221
刘云田传	222
城南思旧铭并叙	224
先妣徐夫人逸事状	227
三十自纪	230
论学者不当骄人	234
仁学自叙	237
仁 学 下(节选)	239

散 文

卷
六

变法通议自序

法何以必变？凡在天地之间者，莫不变。昼夜变而成日，寒暑变而成岁；大地肇起，流质炎炎，热熔冰迁，累变而成地球；海草螺蛤，大木大鸟，飞鱼飞鼉，袋兽脊兽，彼生此灭，更迭迭变而成世界；紫血红血，流注体内，呼炭吸养，刻刻相续，一日千变而成生人。藉曰不变，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。故夫变者，古今之公理也。贡助之法变为租庸调，租庸调变为两税，两税变为一条鞭。并乘之法变为府兵，府兵变为彍骑，彍骑变为禁军。学校升造之法变为詆辟，詆辟变为九品中正，九科变为科目。上下千岁，无时不变，无事不变，公理有固然，非夫人之为也。为不变之说者，动曰守古守古，庸詎知自太古、上古、中古、近古以至今日，固已不知万百千变。今日所目为古法而守之者，其于古人之意，相去岂可以道理计哉！今夫自然之变，天之道也，或变则善，或变则敝，有人道焉，则智者之所审也。语曰：“学者上达，不学下达。”惟治亦然。委心任运，听其流变，则日趋于敝；振刷整顿，斟酌通变，则日趋于善。吾揆之于古，一姓受命，创法立制，数叶以后，其子孙之所奉行必有以异于其祖父矣。而彼君民上下，犹徇焉以为吾今日之法，

吾祖前者以之治天下而治，諛然守之，因循不察，渐移渐变，百事废弛，卒至疲敝，不可收拾。代兴者审其敝而变之，斯为新王矣。苟其子孙达于此义，自审其敝而自变之，斯号中兴矣。汉、唐中兴，斯固然矣。《诗》曰：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”言治旧国必用新法也，其事甚顺，其义至明，有可为之机，有可取之法，有不得不行之势，有不容少缓之故。为不变之说者，犹曰守古守古，坐视其因循废弛，而漠然无所动于中。呜呼，可不谓大惑不解者乎？《易》曰：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”伊尹曰：“用其新，去其陈，病乃不存。夜不秉烛则昧，冬不御裘则寒，渡河而乘陆车者危，易证而尝旧方者死。”今专标斯义，大声疾呼，上循土训诵训之遗，下依 讽鼓谏之义，言之无罪，闻者足兴，为六十篇，分类十二。知我罪我，其无辞焉。

论 进 步

卷
六

泰西某说部，载有西人初航中国者，闻罗盘针之术之传自中国也，又闻中国二千年前即有之也，默忖此物入泰西，不过数纪，而改良如彼其屡，效用如彼其广，则夫母国数千年之所增长，更当何若，登岸后不遑他事，先入市购一具，乃问其所谓最新式者，则与历史读本中所载十二世纪阿刺伯人传来之罗盘图，无累黍之异，其人乃废然而返云。此虽讽刺之寓言，实则描写中国群治濡滞之状，谈言微中矣。

吾昔读黄公度《日本国志》，好之，以为据此可以尽知东瀛新国之情状矣。入都见日使矢野龙溪，偶论及之，龙溪曰：“是无异据《明史》以言今日中国之时局也。”余怫然，叩其说。龙溪曰：“黄书成于明治十四年，我国自维新以来，每十年间之进步，虽前此百年不如也，然则二十年前之书，非《明史》之类如何？”吾当时犹疑其言，东游以来，证以所见，良信。斯密亚丹《原富》称元代时有意大利人玛可波罗游支那，归而著书，述其国情，比较今人游记，殆无少异。吾以为岂惟玛氏之作，即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二千年旧籍，其所记载，与今日相去能几何哉！夫同在东亚之地，同为黄族之民，而何以一进一不进，霄壤若此？

中国人动言郅治之世在古昔，而近世则为浇末为叔季。此义与泰西哲学家进化之论最相反。虽然，非谰言，中国之现状实然也。试观战国时代，学术蜂起，或明哲理，或阐技术，而后此则无有也；两汉时代，治具粲然，宰相有责任，地方有乡

官,而后此则无有也。自余百端,类此者不可枚举。夫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,譬之流水,性必就下,譬之抛物,势必向心,苟非有他人焉从而搏之,有他物焉从而吸之,则未有易其故常者。然则吾中国之反于彼进化之大例而演出此凝滞之现象者,殆必有故。求得其故而讨论焉,则知病,而药于是乎在矣。

论者必曰:由于保守性质之太强也。是固然也。虽然,吾中国人保守性质,何以独强,是亦一未解决之问题也;且英国人以善保守闻于天下,而万国进步之速,殆莫英若,又安见夫保守之必为群害也。吾思之,吾重思之,其原因之出于天然者有二,由于人事者有三。

一曰大一统而竞争绝也。竞争为进化之母,此义殆既成铁案矣。泰西当希腊列国之时,政学皆称极盛,洎罗马分裂,散为诸国,复成近世之治,以迄于今,皆竞争之明效也。夫列国并立,不竞争则无以自存。其所竞者,非徒在国家也,而兼在个人,非徒在强力也,而尤在德智,分途并趋,人自为战,而进化遂沛然莫之能御。故夫一国有新式枪炮出,则他国弃其旧者恐后焉,非是不足以操胜于疆场也;一厂有新式机器出,则他厂亦弃其旧者恐后焉,非是不足以求赢于 也。惟其然也,故不徒耻下人,时常求上人。昨日乙优于甲,今日丙驾于乙,明日甲胜丙,互相傲,互相妒,互相师,如赛马然,如斗走然,如竞漕然,有横于前,则后焉者自不敢不勉,有蹶于后,则前焉者亦不敢即安,此实进步之原动力所由生也。中国惟春秋、战国数百年间,分立之运最久,而群治之进,实以彼时为极点。自秦以后,一统局成,而为退化之状者,千余年于今矣,岂有他哉,竞争力销乏使然也。

二曰环蛮族而交通难也。凡一社会与他社会相接触,则

必产出新现象,而文明遂进一步,上古之希腊殖民,近世之十字军东征,皆其成例也。然则统一非必为进步之障也,使统一之于内,而交通之于外,则其飞跃或有更速者也。中国环列皆小蛮夷,其文明程度,无一不下我数等,一与相遇,如汤沃雪,纵横四顾,常觉有上天下地唯我独尊之概,始而自信,继而自大,终而自画。至于自画,而进步之途绝矣。不宁惟是,所谓诸蛮族者,常以其水草之性,来破坏我文明,于是所以抵抗之者,莫急于保守我所固有,中原文献,汉官威仪,实我黄族数千年来战胜群裔之精神也。夫外之既无可师法以为损益之资,内之复不可不兢兢保持以为自守之具,则其长此终古也亦宜。

以上由于天然者。

三曰言文分而人智局也。文字为发明道器第一要件,其繁简难易,常与民族文明程度之高下为比例差。列国文字,皆起于衍形,及其进也,则变而衍声。夫人类之语言,递相差异,经千数百年后,而必大远于其朔者,势使然之。故衍声之国,言文常可以相合;衍形之国,言文必日以相离。社会之变迁日繁,其新现象、新名词必日出,或从积累而得,或从变换而来,故数千年前一乡一国之文字,必不能举数千年后万流汇沓、群族纷籥时代之名物意境而尽载之尽描之,此无何如者也。言文合,则言增而文与之俱增,一新名物新意境出,而即有一新文字以应之,新新相引,而日进焉。言文分,则言日增而文不增,或受其新者而不能解,或解矣而不能达,故虽有方新之机,亦不得不窒,其为害一也。言文合,则但能通今文者,已可得普通之知识,其古文之学,待诸专门名家者之讨求而已,故能操语者即能读书,而人生必需之常识,可以普及。言文分,则非多读古书、通古义,不足以语于学问,故近数百年来学者,往

往瘁毕生精力于《说文》、《尔雅》之学，无余裕以从事于实用，夫亦有不得不然者也，其为害二也。且言文合而主衍声者，识其二三十字母，通其连缀之法，则望文而可得其音，闻音而可解其义。言文分而主衍形者，则《苍颉篇》三千字，斯为字母者三千，《说文》九千字，斯为字母者九千，《康熙字典》四万字，斯为字母者四万，夫学二三十之字母，与学三千、九千、四万之字母，其难易相去何如？故泰西、日本，妇孺可以操笔札，车夫可以读新闻，而吾中国或有就学十年，而冬烘之头脑如故也，其为害三也。夫群治之进，非一人所能为也，相摩而迁善，相引而弥长，得一二之特识者，不如得百千万亿之常识者，其力逾大而效逾彰也。我国民既不得不疲精力以学难学之文字，学成者固不及什一，即成矣，而犹于当世应用之新事物新学理，多所隔阂，此性灵之浚发所以不锐，而思想之传播所以独迟也。

四曰专制久而民性漓也。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，且赋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，保护此权利之能力。故听民之自由焉、自治焉，则群治必蒸蒸日上；有桎梏之戕贼之者，始焉窒其生机，继焉失其本性，而人道乃几乎息矣。故当野蛮时代，团体未固，人智未完，有一二豪杰起而代其责任其劳，群之利也；过是以往，久假不归，则利岂足以偿其弊哉？譬之一家一廛之中，家长之待其子弟，廛主之待其伴佣，皆各还其权利而不相侵，自能各勉其义务而不相佚，如是而不緼焉以兴，吾未闻之也。不然者，役之如奴隶，防之如盗贼，则彼亦以奴隶盗贼自居，有可以自逸可以自利者，虽牺牲其家其廛之公益以为之所不辞也，如是而不萎焉以衰，吾未之闻也。故夫中国群治不进，由人民不顾公益使然也；人民不顾公益，由自居于奴隶盗

贼使然也；其居于奴隶盗贼，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也。善夫立宪国之政党政治也，彼其党人，固非必皆秉公心稟公德也，固未尝不自为私名私利计也；虽然，专制国之求势利者，则媚于一人，立宪国之求势利者，则媚于庶人，媚一也，而民益之进不进，于此判焉。政党之治，凡国必有两党以上，其一在朝，其他在野。在野党欲倾在朝党而代之也，于是自布其政策，以掎击在朝党之政策曰，使吾党得政，则吾所施設者如是如是，某事为民除公害，某事为民增公益，民悦之也，而得占多数于议院，而果与前此之在朝党易位，则不得不实行其所布之政策，以副民望而保大权，而群治进一级焉矣。前此之在朝党，既幡而在野，欲恢复其已失之权力也，又不得不勤察民隐，悉心布画，求更新更美之政策而布之曰，彼党之所谓除公害增公益者，犹未尽也，使吾党而再为之，则将如是如是，然后国家之前途愈益向上，民悦之也，而复占多数于议院，复与代兴之在朝党易位，而亦不得不实行其所布之政策，以副民望而保大权，而群治又进一级焉矣。如是相竞相轧，相增相长，以至无穷，其竞愈烈者，则其进愈速。欧美各国政治迁移之大势，大率由此也。是故无论其为公也，即为私焉，而其有造于国民固已大矣。若夫专制之国，虽有一二圣君贤相，徇公废私，为国民全体谋利益，而一国之大，鞭长难及，其泽之真能遍逮者，固已希矣，就令能之，而所谓圣君贤相者，旷百世不一遇，而桓、灵、京、桧，项背相望于历史。故中国常语称，一治一乱；又曰治日少而乱日多。岂无萌蘖，其奈此连番之狂风横雨何哉！进也以寸而退也以尽，进也以一，而退也以十，所以历千百年而每下愈况也。

五曰学说隘而思想窒也。凡一国之进步，必以学术思想

为之母,而风俗政治皆其子孙也。中国惟战国时代,九流杂兴,道术最广,自有史以来,黄族之名誉,未有盛于彼时者也。秦、汉而还,孔教统一。夫孔教之良,固也,虽然,必强一国人之思想使出于一途,其害于进化也莫大。自汉武表章六艺,罢黜百家,凡非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,尔后束缚驰骤,日甚一日,虎皮羊质,霸者假之以为护符,社鼠城狐,贱儒缘之以谋口腹,变本加厉,而全国之思想界消沉极矣。叙欧洲史者,莫不以中世史为黑暗时代。夫中世史则罗马教权最盛之时也,举全欧人民,其躯壳界则糜烂于专制君主之暴威,其灵魂界则匍伏于专制教主之缚轭,故非惟不进,而以较希腊、罗马之盛时,已一落千丈强矣。今试读吾中国秦、汉以后之历史,其视欧洲中世史何如?吾不敢怨孔教,而不得不深恶痛绝夫缘饰孔教、利用孔教、诬罔孔教者之自贼而贼国民也。

以上由于人事者。

夫天然之障,非人力所能为也,而世界风潮之所簸荡、所冲激,已能使吾国一变其数千年来之旧状。进步乎,进步乎,当在今日矣!虽然,所变者外界也,非内界也,内界不变,虽日轰动之鞭策之于外,其进无由。天下事无无果之因,亦无无因之果。我辈积数千年之恶因,以受恶果于今日。有志世道者,其勿遽责后此之果,而先改良今日之因而已。

新民子曰:吾不欲复作门面语,吾请以古今万国求进步者独一无二不可逃避之公例,正告我国民。其例维何?曰破坏而已。

不祥哉,破坏之事也;不仁哉,破坏之言也。古今万国之仁人志士,苟非有所万不得已,岂其好为 诡凉薄、愤世嫉俗,快一时之意气,以事此事而言此言哉!盖当夫破坏之运之相

迫也,破坏亦破坏,不破坏亦破坏。破坏即终不可免,早一日则受一日之福,迟一日则重一日之害。早破坏者,其所破坏可以较少,而所保全者自多;迟破坏者,其破坏不得不益甚,而所保全者弥寡。用人力以破坏者,为有意识之破坏,则随破坏随建设,一度破坏而可以永绝第二次破坏之根,故将来之乐利,可以偿目前之苦痛而有余。听自然而破坏者,为无意识之破坏,则有破坏无建设,一度破坏之不已而至于再,再度不已而至于三,如是者可以历数百年千年,而国与民交受其病,至于鱼烂而自亡。呜呼,痛矣哉破坏!呜呼,难矣哉不破坏!

闻者疑吾言乎?吾请与读中外之历史。中古以前之世界,一脓血世界也。英国号称近世文明先进国,自一千六百六十年以后,至今二百余年无破坏,其所以然者,实自长期国会之一度大破坏来也。使其惮破坏,则安知乎后此之英国,不为十八世纪末之法兰西也。美国自一千八百六十五年以后,至今五十余年无破坏,其所以然者,实自抗英独立、放奴战争之两度大破坏来也。使其惮破坏,则安知乎后此之美国,不为今日之秘鲁、智利、委内瑞拉、亚尔然丁也。欧洲大陆列国自一千八百七十年以后,至今三十余年无破坏,其所以然者,实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绵亘七八十年空前绝后之大破坏来也。使其惮破坏,则安知乎今日之日耳曼、意大利不为波兰,今日之匈牙利及巴尔干半岛诸国不为印度,今日之奥大利不为埃及,今日之法兰西不为畴昔之罗马也?日本自明治元年以后,至今三十余年无破坏,其所以然者,实自勤王讨幕、废藩置县之一度大破坏来也。使其惮破坏,则安知今日之日本不为朝鲜也?夫吾所谓二百年来、五十年来、三十年来无破坏云者,不过断自今日言之耳,其实则此诸国者,自今以往,虽数百年千年无

破坏,吾所敢断言也。何也?凡破坏必有破坏之根原。孟德斯鸠曰:“专制之国,其君相动曰辑和万民,实则国中常隐然含有扰乱之种子,是苟安也,非辑和也。”故扰乱之种子不除,则蝉联往复之破坏,终不可得免。而此诸国者,以人力之一度大破坏,取此种子芟夷蕴崇之,绝其根本而勿使能殖也。故夫诸国者,自今以往,苟其有金革流血之事,则亦惟以国权之故,构兵于域外,容或有之耳,若夫国内相阅糜烂鼎沸之惨剧,吾敢决其永绝而与天地长久也。今我国所号称识时俊杰,莫不艳羨乎彼诸国者,其群治之光华美满也如彼,其人民之和亲康乐也如彼,其政府之安富尊荣也如彼,而乌知乎皆由前此之仁人志士,挥破坏之泪、绞破坏之脑、敝破坏之舌、秃破坏之笔、沥破坏之血、填破坏之尸以易之者也!呜呼,快矣哉破坏!呜呼!仁矣哉破坏!

此犹仅就政治一端言之耳。实则人群中一切事事物物,大而宗教、学术、思想、人心、风俗,小而文艺、技术、名物,何一不经过破坏之阶级以上于进步之途也。故路得破坏旧宗教而新宗教乃兴,倍根、笛卡儿破坏旧哲学而新哲学乃兴,斯密破坏旧生计学而新生计学乃兴,卢梭破坏旧政治学而新政治学乃兴,孟德斯鸠破坏旧法律学而新法律学乃兴,哥白尼破坏旧历学而新历学乃兴,推诸凡百诸学莫不皆然。而路得、倍根、笛卡儿、斯密、卢梭、孟德斯鸠、哥白尼之后,复有破坏路得、倍根、笛卡儿、斯密、卢梭、孟德斯鸠、哥白尼者。其破坏者,复有踵起而破坏之者,随破坏,随建设,甲乙相引,而进化之运,乃递衍于无穷。又如机器兴而手民之利益不得不破坏,轮船兴而帆樯之利益不得不破坏,铁路电车兴而车马之利益不得不破坏,公司兴而小资本家之利益不得不破坏,托辣士特